

經部

春秋會通卷十七

元 李廉 撰

成公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左氏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胡氏其曰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衎而立剽亦以其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以為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

案稱弟例詳見弟年下外范氏稱弟例有四一接我稱弟一罪凡稱弟一惡之稱弟一賢稱弟一此説有得有失不可皆從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公羊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注不免牲當坐盜天牲失事天之道故諱使若重難不得郊故書乃穀梁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詞也張氏師氏曰卜至於五其瀆甚矣皇天享道果可以僭而儌其吉邪

案卜郊不從四條惟此年五卜詳見僖三十一年左正義曰五卜者當是三月三卜四月又二卜皆不吉乃止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左氏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

于脩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討立君者殺叔申叔禽

案左氏以為此經所書晉侯者大子州蒲也晉生立子為君父不父子不子經因書晉侯其惡明然公穀胡氏皆無傳未知然否○案晉景公立於宣公九年至是十八年同盟五大戰二救鄭三

齊人來媵○丙午晉侯獳卒左氏晉侯夢大厲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余矣召桑田巫巫曰不食新矣公求醫于秦秦使醫緩為之公夢疾為二豎子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不可為也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將食張如廁陷而卒

秋七月公如晉左氏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羅葴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

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胡氏 此葬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公之葬晉侯非禮也非天子之事焉可也傳以晉人止公送葬諸侯莫在焉魯人辱之故諱而不書非矣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為辱而可書乎

冬十月 案公羊經無此三字何氏以為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懟不免牲今又如晉過郊乃反無事天之意當絕之其說迂謬不可取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郤犫來聘己丑及郤犫盟 郤犫公作郤州後同 左氏 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郤犫來聘且涖盟郤犫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

案此沙隨不見公之始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左氏報聘且涖盟也張氏案左氏公之至自晉也請受盟文子之聘也亦且涖盟焉春秋皆不書君臣之盟而獨書郤犨涖盟何也蓋成公自汶陽之歸齊欲貳晉而未畀然嫌隙竟韋無以自明晉因公之朝而止之數月公請受盟而後使歸郤犨來聘既而涖盟魯亦使行父往則從而盟之據强大之勢要君臣之盟皆魯恥也惟犨聘而盟春秋以庚與良夫例書之成公受盟行父之涖豈能得晉君而盟之乎亦大夫盟之耳不書而諱皆魯恥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左氏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注案以前之好張氏許氏曰魯蓋激晉之德禮不施將貳于齊而未能者與愚案僑如之聘蓋謝戰鞌之師捐歸汶陽之忿而行之迫於

晉之辱而不得已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跳天子以天下為家公羊周公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注此起諸侯入為天子三公也私土謂其國穀梁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胡氏夫入主無誠慤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不君入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入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委質鬼神以入矣又叛盟失信而

出奔則是自絕於天也自周無出而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於天下爾

案王室書居三居皇居狄泉不書出惟襄王居鄭書出王臣書奔三子瑕子朝不書出惟周公奔晉書出故穀梁曰上下一見之也許氏曰王公書出止一見後不復書存周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瑣澤公羊作沙澤

左氏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華元如楚遂如晉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案此會左氏以為晉楚為成經既不書晉楚之盟而公穀胡氏又無傳獨趙子曰若實華元合

晉楚之盟則無不告諸侯之理經不應不書今瑣澤之會楚不與焉何以證其成乎蓋舊說有晉令鍾儀歸求成事竟不集左氏遂誤附會為此傳耳未詳是否姑具其說陳氏章指曰晉楚嘗同盟矣不書至襄二十七年始書之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左氏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穀梁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夷狄不日

冬十月附録左氏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

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賔曰若譲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左氏十一年冬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秦伯歸而背晉成十三年春郤錡來乞師伐秦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不

乞何為注侯伯當召兵而乞師譏詞疏晉雖是侯伯恐魯不與若言召兵或容辭説言乞則不得不與釋例曰乞師者深求過禮之辭執譏以逼成其計是解乞為譏意

穀梁　乞重詞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胡氏　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徵會討貳誰敢不從以伯主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疏封雖有大小土地甲兵受之天子不相統屬魯兵非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王命與諸侯之師故特書曰乞以見其卑伏屈損無自反而縮之意聖人作春秋無不重内而輕外至於乞師則内外同詞者蓋皆有報怨復讎貪得之心是以如此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噫此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

陳氏　外乞師不書必盟主也而后書乞卑辭也見晉之無以令與國也

張氏　義不足以令諸侯懼其不從而卑辭以乞之聖人直書以見其

舉事不公自貶伯體也

案晉厲之乙師三郤錡為伐秦欒黶為戰楚荀罃為伐鄭厲公不德人心未服矯以求諸侯也

晉悼之乙師一士魴為救宋悼公初興伯事未定謙以接諸侯也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左氏公如京師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夏晉侯使呂相絕秦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

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注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劉成二公不書兵不加秦也不書取獲闕文

公羊

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柰何不敢過天子也注鑿猶更造之意時本欲伐秦塗過京師不敢過天子而不朝復生事脩朝禮而後行故起時善而褒成其意使若故朝然後生事也問無事復出公者善公鑿行

穀梁

非如而曰如不叛京師也言受命不敢叛周也

胡氏

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因朝王而不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守于方岳則朝覲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二公之述職蓋闕如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

之大倫而至於此極故仲尼嘗喟然嘆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爲此懼作春秋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小補之哉此以伐秦爲遂事之意也

案此不書朝而書如者程子曰不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故不成其朝張氏曰若沒而不書是盡廢其僅存之禮若書朝于京師則是舉百年之墜典亦非其實也故書如而不言朝以見其行禮不專不書劉成二子見晉無請命之實也上書晉使乞師下書會晉伐秦則爲晉可知矣

左氏正義曰公朝于王所者時王不在京師故指言王所據王言之不得不稱朝此則王在京師是國之總稱不可稱朝故依尋常朝聘隣國之文稱如而已此說亦近之

曹伯盧卒于師盧公穀作廬○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公羊注月者危公幼而遠用兵案不以如京致而以伐秦致即如僖四年不以侵蔡致而以伐楚致皆究其初心也

冬葬曹宣公左氏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它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附録左氏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勠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禄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

能成大勲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

迺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婚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汝伐狄寡君不敢顧婚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

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邀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左氏 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氏 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享苦成叔苦成叔敖

張氏 許氏曰人臣不惟義之為

安而介恃大國使之反已此能為逐君之惡者也惟辨之不早是以衛獻至於出奔禍兆此矣歸易詞也

自晉納之故也

案孫氏出於衛武公至林父八世林父以成七年奔晉此年歸國襄十四年逐衛獻公立公孫剽其冬晉會于戚而不能討十九年復奉晉命伐齊二十五年獻公入夷儀二十六年甯喜弒剽林父入戚以叛其年晉會澶淵為林父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此晉人黨孫氏之本末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左氏稱族尊君命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左氏鄭子罕伐許敗焉鄭伯復伐許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

封注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令許以是所封田求和於鄭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左氏舍族尊夫人也胡氏穀梁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然則娶于他邦而道里或遠必親迎乎以封壤則有大小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途則有遠近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中禮之節可也

案僑如不氏詳見宣元年〇又案夫人有姑而稱婦者三文四年逆婦姜宣元年婦姜至皆不書氏惟此齊姜書氏無貶詞也陳氏曰不氏若别妾姑也是故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此說亦好

附録左氏春秋五例左氏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左氏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為大子冬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嘆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左氏 注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 **公羊** 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注弟無後兄之義為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為父孫

穀梁 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注言襄仲弑君不得為公子父既見疏則子亦不得稱公孫故別言仲氏

胡氏 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

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為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矣

案以仲遂生而賜氏仲世其卿之說考之則仲固為族無可疑矣故劉炫曰仲遂受賜為仲氏故子孫稱仲氏是也穀梁說尤失之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歸于公羊作歸之

左氏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胡氏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為伯討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

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衆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

陳氏執未有稱爵者此其稱爵何討有罪也

張氏春秋書執曹伯而爵厲公又書歸于以見其事之順然猶不捨曹伯之與盟者以爲先執曹伯以令諸侯然後盟之乃盡善也觀曹人請君于晉曰若有辠則君列諸會矣由一舉措之失遂開釋姦之門豈小失哉

案曹伯之執公羊胡氏陳氏張氏皆以晉侯稱爵爲伯討獨穀梁以爲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其說不合蓋穀例以稱人爲伯討也不可從左氏例以稱人爲罪及於民稱侯爲罪不及民亦非要之此條張氏最得之其義足以補胡氏之所不及蓋此事與齊桓辭子華正相類彼則列於會而後辭之此則列於會而後執之皆未爲盡善也穀梁以不言之爲急詞者是以

為斷在晉侯者非

附錄左氏例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

案杜氏凡稱人以執者皆曰以罪及於民告此大無義理不可從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共公也○楚子伐鄭左氏

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左氏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餘見胡氏胡氏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華氏戴族也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氏汰而驕共公卒已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將止之魚府曰元反必討是無桓氏也石曰彼多大勳國人所與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遂自止元於河上請討許之元歸使國人攻蕩氏殺子山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則決睢澨閉門登陴五子遂出奔楚國然後定元之出奔晉與歸于宋皆不省文者著其正也書之重詞之複必有美惡焉詞繁而不殺所以與之也以不

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正可知矣蘇轍謂使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則不能討此說是也山不書氏背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人而無本人道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況於人而忍伐其本乎

宋華元之奔其奔而歸與鄭良霄之奔其奔而入事若相類然逆順之情不同故歸入之詞亦異鄭良霄之入不再書鄭良霄而宋華元之入再書宋華元所以予之也又據杜氏以為元本未至晉春秋既書奔晉又書自晉歸者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此亦非也蓋書奔晉者著其亡已出竟書自晉歸而後殺山者著其反能討罪此春秋之精意也○又案公羊注引春秋說文言宋公卒子幼華元以憂國為大夫山所譖出奔晉晉人理其罪宋人反元而誅山故

繋丈大之也言歸者明出入無惡魚石與山有親恐見及故奔楚也此說亦近事情故胡氏以為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如左氏說則魚石亦自知其罪又知華元之有大功寧自奔反華元華元又立向戌以存桓氏矣何至後來魚石親為亂首入彭城以披宋乎故趙子辨之○又案誅有罪而稱國以殺者陳氏曰不氏所以別其非無罪也以不氏見其罪則稱國者有司法守之詞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鍾離楚邑淮南縣左氏始通吳也注吳夷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晉為帥諸侯大夫而會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公羊殊會

吳外吳也曷為外也春秋内其國而外諸夏内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内之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穀梁** 會又會外之也 **胡氏** 吳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柤于向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能不與之敵也夫以大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言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竊稱主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耳成襄之間中國無伯齊晉大國亦皆俛首東向而覲吳聖人蓋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 **陳氏** 晉初以諸侯之大夫會吳也傳曰始通吳也於是大夫自為會矣殊會齊桓公所以尊王世子也齊桓公以殊會會王世子厲公以殊會會吳吳之為蠻夷矣而與王世子同文甚矣厲公之為中國患矣

案晉之會吳六鍾離祖向善道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故以殊會書而稱國外之也于戚吳人來與中國之會而不為主故以列會書而稱人進之也黃池則吳晉兩伯而晉反為吳後矣故亦以殊及書而稱子順內外之常著盟會之實也然殊會之說如公穀胡氏則以為春秋外吳之筆如陳氏則以為晉屈尊吳之文二意稍不同恐皆可用蓋惟諸國尊之為主所以春秋外之為夷也語亦互通至如主世子之書則桓公實能尊異之春秋順其事而書以美之耳然首止書公及見義事在所當欲鍾離書僑如會見非義之事非所當與謀也○又案吳之見經始於郯之伐盛於州來之入晉之通吳始於于蒲之欲會成於鍾離之往會始也以夷狄攻夷狄中國若未甚憂繼也資一夷狄以治一夷狄中國之本體虧矣

許遷于葉葉南陽葉縣左氏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穀梁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張氏中國盟主不能安小國使之既蠻夷求安春秋深著小國之失所也

案許以此年遷葉昭九年遷夷十八年遷白羽定四年遷容城皆避鄭也又二年而滅於鄭游速矣觀其所主而成敗見許之逃中國而主楚其亦不善擇所從哉許見邢遷下

附録左氏是年晉三郤害伯宗子伯州犂奔楚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左氏疏正月今之仲冬時猶有雨未是盛寒雨

下即著樹為冰記寒甚之過其節度公羊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注見胡氏下穀梁志異也傳曰根枝折注木介甲冑兵之象胡氏雨而木冰也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未幾而有沙隨苕丘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應焉可誣也而欲盡廢五行傳亦過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文公也○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左氏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鄢陵鄭地左氏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晉師起鄭人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絶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曰楚師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

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强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强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内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我必克之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欒范以其族夾

公行呂錡夢射月中之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楚師薄於險養由基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狥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穀梁　日事遇晦曰晦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

胡氏　不言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於目而身傷為重也當是時兩君相伉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也亦幸焉爾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立於軍門有聖人能內外無患盍釋楚以為外懼之戒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卒

有欒氏之譖而誅三郤國内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張氏劉氏曰戰而言及主是戰者也猶曰晉侯為志乎此戰也云爾

案公羊以晦為晝冥記異也以上文丙寅朔考之則甲午正二十九日穀梁是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左氏楚師還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宋地不見公

左氏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

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

公羊

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注恚之師不得也

穀梁

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在諸侯也注諸侯無解釋之者即是同不與公相見故以諸侯總之

胡氏

臣子之於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君殺則書薨易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孫屈已而與強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沒公而書會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詞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大辱深

可恥焉者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諱也曰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已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横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内難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昔曾子嘗聞大勇於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沙隨之不見於公何歉乎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

案此與昭十三年平丘之盟公不與盟同一書法蓋晉曲魯直故不為諱若曲在魯則諱之黑壤是也此不書公不與會者上書公會已著魯之志矣故此直見諸侯之罪也

公至自會公羊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為不恥公幼也張氏内有穆姜

之難外不見於伯主故危之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左氏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頴上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陳氏會伐未有書王人者此其書尹子何初以王卿士與伐也春秋不以諸侯用王師陽處父之救江王叔桓公不書前年伐秦之役劉子成子猶不書也於是厲公恣矣初以尹子與齊國佐邾人序甚矣厲公之無道也

案經書王臣會伐者此年尹子十一年尹單其冬單子皆伐鄭也定元年劉子則侵楚也皆假

天子之威而服人者也如左氏說則王官會伐自單伯始然與例不合

曹伯歸自京師 左氏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注為晉侯所赦故書歸諸侯歸國或書名或不書名或言歸自某或言自某歸傳無義例從告辭 公羊 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内也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内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注言歸自京師者與内据臣子致公同文書以起喜時之功非録京師有力也 胡氏 曹伯不名其位

未嘗絶也不絶其位所以累乎天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善不蒙賞惡不即刑以尭為君舜為臣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寘諸刑典而使復國則無以為天下之共主矣

案晉文執衛侯歸京師與晉厲執曹伯歸京師一也然晉文書人而晉厲得書侯者文公以私怨討衛厲公以公罪討曹也衛侯之歸與曹伯之歸一也然衛不書自京師而曹伯自京師者釋衛主於責晉而釋曹則主於責王室也書法精矣詳見僖二十八年執衛侯下○又案曹伯殺大子之罪左氏及諸說皆同公羊雖不知其篡奪之由而以為篡喜時然大意亦無甚舛獨穀梁失之蓋穀梁誤以稱人以執為伯討故於此條晉侯則曰惡晉侯書歸則曰歸之善不名

則曰不失其國遂以為曹伯無罪而晉執之與諸傳皆不合不可從○又案子臧之子為公孫春秋猶賢之

見昭二十年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左氏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犫曰苟去蔑而止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治

之何及郤犨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晉平叔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注舍之若止明不以歸不稱行人非使人不書至公與俱歸厭於公尊故不書行父至也

穀梁執者不舍而舍公所也執者致而不致公在也猶存公也

張氏稱人以執非伯討也

案晉執魯卿三此年行父及昭十三年執季孫意如二十三年執叔孫舍也皆稱人者罪晉之私也然就三子論則意如之惡又非二子比故春秋雖稱人以罪晉而於其至則貶族以罪意

如獨與二子異焉此輕重之權衡也若公羊以為季孫能代公受執故仁之而書所舍恐無此意不書至之說杜氏得之公穀注同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左氏注晉許魯平故盟偃與鉏俱為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張氏君臣同出以君致也伐鄭不致而致以會著公之危不在於伐而在於會也刺公子買言不卒戍無罪之詞也偃止言刺有罪之詞也

案此條公至范甯曰無二事會則致會伐則致伐上無會事當言至自伐鄭而言至自會甯所未詳鄭君曰伐而致會於伐事不成也○又案春秋不以本事致者惟此年伐鄭至會襄十八

年圍齊至伐

附録左氏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公作結左氏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左氏鄭太子髡頑侯獳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注晉未能服鄭敵假天子威周使王二卿會之晉為兵主而猶先尹單尊王命也陳氏人未有書二卿者書二卿皆與伐也

案杜氏以為單伯稱子蓋降爵是以此單子即逆王姬至自齊之單伯也

附録左氏晉范文子祈死卒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鄭西地

左氏尋戚之盟也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穀梁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

陳氏其不指言諸侯何二子與盟也言諸侯則疑於葵丘狄泉之盟諱王子虎於是不諱曷為不諱會伐未有書王人者唯晉厲公特書之會盟不足諱焉爾是故書同盟其尹子之盟歟抑厲公之盟歟莫適為主之詞也

張氏陸淳曰不重言諸侯譏尹單與盟蘇氏曰齊晉之盛天子之大夫會而不盟尊周也柯陵之會尹單始與諸侯之盟自是習以為常非禮也

案王臣與盟而書同者三柯陵尹單雞澤單子平丘劉子也諸侯要言以不信加王官失正甚

矣春秋不重言諸侯所以見二子之與盟也至於書同則同外楚而已不為尹單劉子而書同也胡氏說詳見雞澤下

秋公至自會案此條伐後而盟故以會至此即穀梁二事偶則以後事致之例也與襄十一年伐鄭會蕭魚至會定四年侵楚盟臯鼬至會書伐同而穀梁於此乃曰不至自伐鄭者公不周乎伐鄭也解者曰周信也公逼諸侯為此盟爾意不欲更伐鄭是自違前例為此無据之言矣張氏又曰公之危不在伐而在會以得免於伯主為幸故致必以會録也亦似穿鑿

齊高無咎出奔莒左氏齊慶克通於靈公母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克告夫人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

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國子知之秋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九月辛丑用郊 左氏 注九月郊祭非禮明矣書用郊從史文 公羊 用者何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 穀梁 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備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胡氏 之郊不時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故特曰用郊用者不宜用也或曰蓋以人享叩其鼻血以薦也古者六畜不相為用況敢用人乎

案春秋書用有用幣用牲用田賦用鄫子用致夫人皆不宜用之文杜氏從史文之說無義理不可從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左氏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注不書圍不成圍而還穀梁言公不背柯陵之盟也張氏師氏曰請王命以討有辠宜糾合諸侯以尊王命奉辭以往無敢或後可也乃使大夫乞師於魯耶以盟主而乞師已為卑辱況以王之卿士主兵乃言乞師其卑王室甚矣夫欲仗天子之威以討叛伐貳而乃先為此卑辱欲望鄭畏威得乎哉泰山孫氏曰鄭與楚比晉再假王命三合諸侯伐之不能服中國不振可知也

案晉自鄢陵以後兵威非不振伯事非不舉而鄭卒不服者以厲公無服人之德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十一月無壬申巳誤公穀皆以為十月十五日脤公作軫穀作蜃

案以下文十二月丁巳朔推之則壬申為十月十五日故穀梁曰致公而後錄其卒臣子之義也公羊曰待君命而後卒大夫也二說雖小異而大意則同獨杜氏以為誤恐杜氏是左氏紀夢瓊瑰事怪不足取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左氏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

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羊五田郤犨與長魚矯爭田五與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公怨郤至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錡欲攻公郤至曰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待命而已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攻郤氏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穀梁自禍於是起矣

楚人滅舒庸左氏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槖師襲舒庸滅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左氏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陳氏楚商臣殺闕勃而後弒君晉欒書中行偃殺胥童而後弒君春秋不列於孔父以是為不能與其君存亡者也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左氏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穀梁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胡氏弒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春秋合於人心而定罪聖人順於天理而用刑固不以大霈釋當誅之罪亦不以大

刑加不弑之人然趙盾以不越境而書弑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弑鄭歸生以懦老懼讒而書弑楚公子比以不能效死不立而書弑齊陳乞以廢長立幼而書弑晉欒書身為元帥親執厲公於匠麗氏使程滑弑公而以車一乘葬之於翼東門之外而春秋稱國以弑其君而不著欒書之名氏何哉仲尼無私與天為一奚獨於趙盾許止歸生楚比陳乞則責之甚備討之甚嚴而於欒武子闊略如此乎學者深求其旨知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也而後可與言春秋

陳氏弑不言弑而言故有自來者矣晉殺郤錡郤犨郤至晉殺胥童晉弑其君州蒲蔡殺公子駟蔡殺公孫獵盜殺蔡侯申春秋書弑未有詳於此者也

張氏稱國以弑分其惡於衆也

案晉伯在靈成景厲之世其權卑於列國矣楚莊乘晉之衰其事進乎方伯矣然春秋書伯在

晉不在楚者存中國也自文六年盡成十八年凡四十九年為靈成景厲之繼伯李氏曰靈公政潦柄分無抗伯業之志成公力弱事淺無伯諸侯之權景公心勞謀外無制中夏之略厲公外强中乾無服人心之道四君雖執夏盟非復文襄之舊矣靈公以少主涖强卿上驕下肆楚始爭鄭蓋將嘗試晉政於是有狼淵之師此非細故也而救鄭之役止書晉人衛鄭欲介魯以求通蓋未忘晉德於是為沓棐之會此關大勢也而新城之盟晉侯不出扈之盟曰討齊亂扈之會曰平宋難蓋君臣之大倫人道之不可廢此豈常變也或求賂以免或無功而還范山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夷狄謀取其伯方且沈溺宴安厚歛以雕牆輕殺以愎諫欲不亡得乎故曰無抗伯業之志也成公若有其志矣內難甫靖履國未長四年而後始出偏師以

侵陳黑壤與扈二會僅能再合列國而已黑壤以服鄭扈以服陳亦庶幾改物也然始之不能有為者凡數年外而楚人三歲三伐鄭晉無攘郤之謀內而鄭子家弒君晉無討賊之刑諸侯何所觀焉故曰無主諸侯之權也景公若能收其權矣規模失序徒勤諸侯不能首合與國大修同盟以治即異之黨使楚人得競令于辰陵乃且亟會櫕函求山後戎狄以為先務是孰緩孰急也不能謀少西氏之逆以誅陳之惡使楚得行方伯之事方且修房帷一笑之憾與大師以伐齊得已不已是孰重孰輕也不能統一六師蒐繕卒乘以一矢遺楚使邲不振旅為中國羞乃伐廧咎如滅赤狄哆然言功是孰害孰利也蟲牢馬陵于蒲晚年三會竟莫駕楚故曰無制中夏之略也厲公若有其略矣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志觀厲公不特純以汰心行之

亦假義餙譽者也歸于京師而後正曹負芻之罪請于王官而後進駕鄭之咸此類可欺世自掩矣晉之所忌曰楚曰吳曰秦曰狄厲公自交剛敗狄而狄服會京師伐秦而秦恐戰鄢陵勝楚而楚弱會鍾離通吳則吳戍四隣無釁而諸侯反貳是以沙隨辱魯猶未快也而求多季孫柯陵伐鄭猶未巳也而再厪單子諸侯無患而蕭牆反危是以三郤之誅成而匠麗之難萌敌曰無服人心之道也

附録左氏晉悼即位事䟽曰晉世家襄公少子捷號桓叔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左氏周子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惟命是聽庚午盟

而入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二月乙酉朔
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
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
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
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
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
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蔿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
馬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
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
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
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
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
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
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伯也注此以上

通言悼公所行未必
皆在即位之年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武子 左氏十七年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至是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案此為齊崔慶專國之始事也

公如晉 左氏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宋邑 左氏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

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吴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注夷庚吴晉往來之要路

公羊注楚以封魚石復本繫于宋言復入者不與楚專封故從犯君録之胡氏此伐宋石具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也劉敞曰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諸侯托於諸侯禮也大夫托於諸侯非禮也其言復入者已絶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樂盈是矣晉張氏蘇氏曰不言叛者復入而將以亂國非直叛君而已故魚石欒盈之罪重於趙鞅宋辰也

附録左氏歸入例

左氏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注此四條所以明外内之援辨逆順之詞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

案經書楚子鄭伯伐宋二又見襄十一年○又案經書復入者止魚石樂盈大夫無繼世故稱復者已絶之詞稱入者甚逆之詞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左氏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案士匄聘魯二又見襄八年

八月邾子來朝左氏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左氏書不時也注築牆為鹿苑公羊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為也注刺奢泰妨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疏孟子文司馬法亦云穀梁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張氏許氏曰大夫擅國威權日去而公務自娛於鳥獸草木是謂冥豫在上何可長也愚案孟子謂齊宣王曰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穽於國中成公之鹿囿雖未至此然後日之築郎囿蛇淵囿亦郎郎非度至戰國而極耳勞民以獨樂此春秋所譏也

案築囿三始於此年及昭九年築郎囿定十三年築蛇淵囿也成公自朝晉而歸士匄來聘杞

邾交朝蓋晉悼之初欲覲魯以成伯業故致此耳而成公遽自以為安肆意於苑囿之樂所謂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者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左氏言道也穀梁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左氏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伯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注子重先遣輕車侵宋故書人而不言伐

案齊桓伯業始於平宋亂晉文伯業始於釋宋圍悼公伯業又始於彭城之救宋故曰成伯安疆自宋始矣前則楚鄭皆稱爵而書伐今則楚鄭皆稱人而書侵晉之勢漸盛而楚之勢漸衰

矣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魴公作彭左氏魴來乞師季大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張氏襄陵許氏曰悼公復興伯業而乞師猶循厲之故事元年而後遂無乞師則召兵而已矣

棗經書乞師止此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左氏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張氏許氏曰襄公不會在喪故也悼之所以仁諸侯也

葬

案晉悼公同盟四虛打雞澤戲亳城北

丁未葬我君成公左氏書順也注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也

案成公在位十有八年自肇職以後汶陽未歸之前魯事晉甚謹自汶陽歸齊之後魯之於晉嫌隙已生然方其事晉也東讎於齊南屈於楚丘甲作而兵政變四卿將而公室弱魯已無一事之可取矣及其得罪於晉也會葬而見止來聘而及盟沙隨困苕丘執而辱於外僑如譏夫人失德而亂於内魯自隱公以來未有如是者也及其末年幸悼公之興國家無事而又一時諸臣如季文子孟獻子子叔聲伯臧宣叔臧武仲皆賢智之資故能維持協贊以綏内難不然

魯蓋不可為矣李氏曰四卿得志于齊桓能免二鄙之侵而十年三朝三聘于晉不能免沙隨苕丘之辱如京師似可求尊周之名而會盟于蜀莫掩背華之恥成公得不救失而不悟其非也斯言信哉

春秋會通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會通卷十八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監丞臣張曽炳

謄録監生臣王思謳

春秋會通卷十八

元 李廉 撰

襄公名午謚法因事有功曰襄在位三十一年左氏䟽襄公成公之子母定姒成公薨襄公立即位時年方四歲

周簡王十四年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長歷推此年正月庚戌朔穀梁繼正即位正也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左氏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

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齊大子光為質於晉

公羊 宋華元曷為與諸侯圍宋彭城為宋誅也其為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楚已取之矣曷為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

穀梁 係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正也

胡氏 案左氏非宋地追書也然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矣則曷為係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梁宋華元會晉圍彭城正猶衛石曼姑與齊圍戚然彭城書宋而戚不書衛者曼姑為子圍父而華元為君討叛臣也春秋之義審矣○又案左氏於克段下曰謂之鄭志此條曰謂之宋志杜

氏於戊鄭虎牢下曰謂之晉志意略同○又案楚丘以不書衛為不與齊之專封此彭城又以書宋為不與楚之專封者蓋桓公之事本善不諱衛無以全其美楚之事實惡不書宋無以顯其罪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鄫鄭地厥公羊作屈鄫作合

左氏 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疏韓厥所帥蓋宋衛滕薛

胡氏 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於是乎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鄫此皆放於義而行者也傳書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為楚以其君之故親

集失於其目是以與楚而不武也棄中國從蠻夷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救之名經所以削之不書救也

案胡氏意則此條可入伐而書次例又陳氏曰會伐未有言次者此其言次何從晉而未決也悼承厲公之烈盟虛打遂合諸侯討魚石爭彭城於楚天下知鄉方矣而五國之大夫猶未以其衆會韓厥之師是有待也亦以見再伯之難也此說雖於事情不合然亦足以發明從伯之人心不可廢也何氏以為刺其欲救宋而不能者非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左氏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九月辛酉天王崩九月十五日簡王也成六年即位在位十四年靈王立 ○ 邾子

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左氏禮也

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注冬者十月初王赴未至故傳善之

胡氏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脩朝禮衛侯晉侯方來脩聘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而左氏以為禮此何禮乎滕定公薨世子定為三年喪父凡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寖廢民習於耳目而不察故後世以日易月人子安而行之不知春秋之義無君臣之禮豈不惜哉

案三國之朝聘胡氏本泰山孫氏說貶之然穀注及公羊疏皆同杜氏說蓋如胡氏說則此條當與蟲牢同譏但蟲牢明書已酉已丑相去四十日赴告之及必矣故胡氏得之此則下無日

未有以辨其久近且三傳皆無貶文恐杜說亦可取

周靈王元年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左氏鄭師侵宋楚令也注以彭城故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齊姜○六月庚辰鄭伯睔卒七月九日左氏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惟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左氏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注晉伐喪非禮宋師重故序衛上

案胡氏正例大夫與師其體敵故宋以師序衛甯殖上者亦常文也而穀梁以為成二年鄭人侵衛喪今舉甯殖之報以明稱其前事三人同罪稱師者重稱名者輕此說非也若然則是聖人許人之報怨矣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左氏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成公夫人○叔孫豹如宋左氏穆叔聘于宋通

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左氏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疏時虎牢已屬晉不係晉者大都以名通者不係國也公羊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諱諱伐喪也曷為不繫乎鄭為中國諱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穀梁若言中國焉內鄭也注鄭服罪內之故為之城不係虎牢於鄭者如中國之邑也胡氏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皋今為汜水縣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

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係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爲固亦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同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狡焉思啓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係於鄭程氏以爲責鄭之不能有也其聖人以待衰世之意小康之事耶

案虎牢不係鄭三傳不同胡氏據程子以爲罪鄭人之失守以下陽不繫國例觀之則其說亦是蓋此年城不係鄭者罪鄭之失險十年戍而係鄭者罪諸侯之據險也然此年之城虎牢必猶以爲鄭備楚爲辭故春秋無甚貶晉之意至十年之戍則不過爲扼鄭計而無備楚之實矣

然後重貶之亦春秋之忠恕也杜氏以為此年之不係鄭者虎牢已屬晉也十年之係鄭者言鄭服則歸之明晉志也亦可通公穀説迂不可從張氏又曰彭城非宋有也伯主為宋討則係之宋虎牢鄭地也以中國當討鄭而不係之鄭皆春秋明王制以示予奪之法也葢用陸淳説

然其曰以伯主而討不服之國地非鄭之所可私有此説似礙理恐難從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左氏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吴左氏楚子重伐吴為簡之師克鳩兹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吴吴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

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注鳩茲在丹陽衡山在吳興烏程

案經書楚君大夫之伐吳七始於此

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左氏始朝也夏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注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疏文三年公如晉及晉侯盟盟不書地在晉都也此盟出城外者或是悼公謙以待人不敢使國君就已出盟于外若似相就然故出城也

案經書朝而及盟者三此年及文三年十三年惟此出盟長樗晉侯之謙也蘇氏曰晉侯脩禮

於諸侯也此正與魯及向戌盟于劉同意蓋魯亦敬向戌特出而與之盟也襄如晉五此年四年八年十二年二十一年始於此

公至自晉左氏注不以長摶至本非會公羊注以晉致者上盟不于都嫌如晉不得入故以晉致起之

案昭二十八年書公如晉次于乾侯公至自乾侯者不得入晉也何氏之說据此例襄公五如晉皆書至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雞澤廣平曲梁西南左氏晉為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侯

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祁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注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 公羊盟下日信世子光也疏言信任在世子光若如同盟日定否世子光制之然是以下日以近之 穀梁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胡氏同盟或以為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同夫惡其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王臣預盟而書同義則未安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洮于翟泉會王人也而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雞澤

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平丘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脩盟故稱同不以尹單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將命必惇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王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

張氏

晉悼始合諸侯尊王室而盟單子與桓公首止葵丘異矣故書諸侯會而已未同盟于雞澤所以譏其僭王官於諸侯俾下同於歃血其事不足乎揚故不再言雞澤而例之於新城同盟之書

案單子與盟之為貶胡氏張氏詳矣而杜氏說亦不可廢兼存之可也杜釋例詳洮盟下○案日在諸侯下所以別會與盟之異日也會與盟異日而不重出地者非甚美惡則仍舉重之例

也此例惟新城與雞澤趙子曰他時但就諸侯行盟禮故云某日會某侯盟于某此即行會禮别日又行盟故書日以隔之是矣其不得與首止葵丘再書地同者以其不足乎揚也張氏得之公穀注於新城猶可强通於此盟則迂甚矣以其三傳無他說故姑存之○案鄭子展曰五會之信今將背之蓋鄭之從晉始於雞澤故三年雞澤五年戚又會城棣救陳七年鄬八年邢丘皆鄭與會也于鄬雖未至已致其意矣自邢丘之後子駟不從子展之言而鄭從楚故五會始雞澤終邢丘皆鄭故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戊寅七月十三日

左氏 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

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注陳疾楚政而來屬晉本非召會而自來故言如會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則在雞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

公羊

其言如會何後會也曷為殊及陳袁僑為其與袁僑盟也注陳鄭楚之與國陳侯有慕中國之心有疾使大夫會諸侯欲附疏不復備責遂與之盟共結和親故殊之起主為與袁僑盟也復出陳者喜得陳國也不重出地有諸侯在臣繫君故因上地也

穀梁

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及以及與之也諸侯以為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注諸侯在會而大夫又盟是大夫執國權也陳侯不在會而袁僑受使來盟是袁僑之得其義也若通言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則無以表袁僑之得

禮故再言及明獨與袁僑不與諸侯之大夫也

陳氏 以大夫盟袁僑晉侯不欲袁僑詘諸侯也雖然有諸侯在而大夫盟於是始悼公為之也諸侯在焉而大夫自為盟而後大夫專盟矣大夫專盟自宋始

張氏 孫氏曰諸侯既盟而袁僑至無盟可也胡氏曰陳久叛中國而從楚不堪其侵欲然後求盟于晉悼公立已四年復脩伯業其從之也不已晚乎悼公盍亦增脩德政而謂袁僑曰諸侯之盟事畢矣而吾子始來若再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是瀆之也且吾子以帝王之冑習於禮義害楚之政背夷即華此諸侯之願寡君之欲也雖微盟誓天地鬼神實照臨之其惟同心糾逖王慝厚禮遣之使往報焉足矣奚必汲汲使大夫盟之哉書大夫及袁僑盟皐晉也

案及陳袁僑盟與及國佐盟同國佐不再書齊而袁僑再書陳者公羊曰喜得陳也與召陵再

言盟喜服楚同義○案君在而大夫盟與溴梁大夫盟同此書諸侯而彼不係諸侯者楊士勛曰此雖對君私盟慢君之意緩至十六年積習已久不臣之情極也然於宋大夫後係諸侯者穀梁曰大夫臣也為恭也趙武為之也○案于宋再書地而袁僑不再書地者再書于宋以見其惡之大也及國佐盟書地而袁僑不書地者書爰婁以見其進盟之逼也○案陳侯如會不再盟之而袁僑如會必再盟之此悼公伯事所以不及文公也○案陳自辰陵不與諸夏之盟者三十年今始如會四年圍頓而徼楚之忿五年晉會戚以戍陳救陳七年而楚圍陳其冬而陳侯逃歸自是凡會同無陳矣

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罃帥師伐許左氏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

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張氏 荀罃悼公之賢大夫也見陳人之服不能輔悼公益脩德以保陳陳固則許何患其不來哉今遽帥師以問罪於許規撫欲速宜其并陳不能保也

附錄左氏 其年晉侯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公以絳佐新軍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三月無己酉日誤 左氏 三年冬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

案胡氏此條下有春秋不諱例蓋魯襄公名午而書陳侯午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

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皆臨文不諱也

夏叔孫豹如晉左氏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敢不重拜

案襄公之編書聘晉者九始於此年五年十六年二十四年叔孫豹六年九年十年十九年季孫宿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仲孫羯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也公羊作弋莒女也左氏

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疏蓋因匠慶之言遂得成禮

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冬公如晉左氏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案此年晉以鄫屬魯其冬邾人莒人伐鄫臧孫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國人誦之曰我君小子朱儒是使使我敗於邾五年穆叔覲鄫太子巫于晉九月會于戚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於會六年莒人滅鄫晉人來討季武子如晉謝亡鄫此左氏鄫事之本末也其趙子之

辨見滅鄫下

陳人圍頓左氏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案陳圍頓以甚楚之忿與鄭獲公子燮以徼楚之爭二事正相類其後皆連兵數載而不息非處已寡怨之道也且楚昔嘗圍陳而納頓今陳復圍頓以怒楚禍患之極安有已哉逃歸之兆在此矣

附録左氏晉和戎事

左氏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和戎有五利焉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左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注鄭僖公初立

案魯與鄭自渝平來盟以後未嘗有聘問之使終春秋僅見於此則以悼公之威諸侯之睦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左氏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疏豹與巫俱受命於魯故經不書及比之魯大夫而與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同例

公羊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為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莒將滅之則曷為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柰何莒女有為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注巫者鄫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

故曰甥出時莒女嫁為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主者善之得為善者雖揚父之惡救國之滅者可也殆即訟也齊人語

穀梁外不言如而言如為我事往也

張氏劉氏曰鄫屬於魯為之附庸故相與往見于晉也蓋鄫不勝莒魯之患求為附庸以自定鄫不能守國以畀其宗廟魯非天子命而私有之臣不能矯其君子不能正其父故曰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猶吾大夫焉交譏之許氏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如此春秋蓋傷之也

案此條為春秋之特筆前後皆無此例左氏張氏劉氏之說本通公羊說不知何所據但胡氏於莒人滅鄫下正用其義故不可廢不審胡氏何所見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道公穀皆作稻穀吳地吳謂之伊緩

左氏

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注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疏諸言及者皆魯君命之使與彼行故稱及彼今魯衛俱受命於晉非魯君命蔑使與林父會吳故不言及也

公羊注不殊衛者晉侯欲會吳于戚使魯衛先通好見使畢故不殊蓋起所恥

案此條亦春秋特筆前後皆無此例公穀胡氏皆無傳姑從杜氏

秋大雩左氏旱也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左氏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左氏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注不殊吳者吳來會于戚不書盟蓋不以告廟胡氏吳何以稱人案左氏戚之事吳人來會不為主也來會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聖人之情見矣春秋之義明矣陳氏於是盟于戚吳吳初與諸侯盟也不書盟為晉諱也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蒲之役將始會吳吳不至雞澤之役又逆吳子吳不至吳固不敢自列于諸夏也而晉求之急吳始稱人序於鄫人之上於是至柤又殊會之晉厲公以殊會吳未足為中國患也悼公復以殊會會吳吳於是滅州來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滅巢入郢矣

案往會來會之說胡氏本杜氏得之不書盟之說陳氏得之杜氏非○案晉悼公謂魏絳曰八

年之中九合諸侯始於此年會戚一也冬會城棣救陳二也七年會鄬三也八年邢丘四也九年戲五也十年柤六也又戍鄭虎牢七也十一年亳城北八也會蕭魚九也晉語又曰於今八年七合諸侯不數救陳與戍鄭也蓋自四年至十一年為八年

公至自會○冬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公穀曹伯下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八字

左氏 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注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戍陳各還國遣戍不復有告命故獨書魯戍公及救陳而不及會故不書城棣

公羊

戍陳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注陳被强楚之害中國宜雜然同心救之乃解怠前後至戍陳内不書故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穀梁辭也陳氏晉悼公之戍陳鄭也特書之君子以悼公之伯業桓文之所不屑為也桓公不戰而屈楚文公戰而屈楚自悼公而通吳以制楚矣會于戚于向于柤皆東竟也而又戍陳鄭以守之楚誠强而晉亦誠下策也

李廉曰范宣子憂晉之不能保陳與管仲憂齊之不能保江黄正相類甚矣遠人之來固不可不恤而中國之力亦不可不量也然晉之竭力以救陳視齊之坐視不顧者又有間矣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穀梁善救陳也張氏書勞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左氏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備葬無衣帛之妾無

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疏宣八年仲遂卒後文子得政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桓公也左氏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夏宋華弱來奔左氏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華弱來奔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

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左氏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鄫左氏鄫恃賂也注鄫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故滅之公羊注莒稱人

者莒公子鄫外孫稱人者從莒無大夫也言滅者以異姓為後莒人當坐滅也不月者取後于莒非兵滅

穀梁 非滅也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鄫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涖宗祀滅亡之道也

胡氏 穀梁子曰立異姓以涖宗祀滅亡之道也公羊亦曰莒女有為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趙匡曰鄫取莒公子為後罪在鄫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而書鄫亡不當但責莒人也今直罪莒舍鄫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為鄫後與黃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呂不韋獻邯鄲之姬於秦公子其事雖殊其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鄫而罪莒歟以此防民猶有以韓謚為世嗣昏亂紀度如郭氏者

案滅鄫之說先儒所以不取左氏者豈非以昭四年復有魯取鄫之文故以此為非實滅乎趙

子案其事情以為莒人以兵破鄫立其子使守之而為附庸其子又鄫之外甥令奉鄫祀然神不歆非類是使鄫絕祀故須書滅公穀但傳得立鄫甥守祀之說而不知事實耳莒今滅為附庸後魯取得之故復書取也究此則三傳亦互相通此恐得其實

冬叔孫豹如邾左氏 聘且脩平注平四年狐駘戰

案春秋書魯聘邾止此一條

季孫宿如晉 行父之子 左氏 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注始代父為政見大國且謝亡鄫聽命受罪 張氏 晉不討莒而討魯偏矣宜乎無以正小國之辠許氏曰魯既世卿而大夫無復三年之喪哀典廢於下矣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左氏二年齊伐萊萊人賂夙沙衛齊師還夏名萊子萊子不會晏弱城東陽以偪之五年圍萊至是滅萊遷萊于郳萊恃謀也注恃賂夙沙衛之謀公羊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附録左氏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宫

七年春郯子來朝左氏始朝公也

案郯來朝二此年及昭十七年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左氏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注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

分

穀梁 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詞也

小邾子來朝左氏 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城費左氏 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注傳言禄去公室季氏所以强

胡氏 費季氏邑也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㘜師隳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强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案費在今沂州費縣魯强邑隱元年傳稱費伯即其邑大夫也僖元年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於是為季氏邑矣自南遺既城之後費邑强南蒯繼為費宰非特季氏世卿而陪臣亦世其邑昭十二年南蒯欲出季氏不克以費叛如齊十三年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十四年費人叛南氏南蒯奔齊齊來歸費及季桓子立公山不狃為費宰定八年不狃以費叛十二年始用子路墮三都不狃帥費人襲魯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奔遂墮費此一費之始終也而季氏之盛衰可考矣

秋季孫宿如衛左氏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注子叔剽聘在元年

案趙子曰豈其鄰國經七年始報聘手但其間聘者已多非卿故不書耳

八月螽公羊注城費煩擾之應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左氏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

案桓子盟即成三年良夫之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鄬鄵皆鄭地頑公穀作原鄵作操

左氏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鄭僖公之為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瘧疾

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注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也鄭伯未至會所而死不欲再稱鄭伯故約文書其名於會上

公羊

諸侯卒其封内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其大夫弑之曷為不言其大夫弑之為中國諱也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强則不若楚於是弑之鄭伯髠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

穀梁

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之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其不言弑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

胡氏

案鄭僖公三傳皆以為弑而春秋書卒者左氏曰以瘧疾赴也夫弑而可以偽赴又順其欲而不彰則亂臣賊子免

於見討而春秋非傳信之書矣然則弑而書卒二傳以為為中國諱不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者疑得聖人之意頗習其說者未之察爾夫弑君之賊其惡不待貶絶而自見矣見弑者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今鄭僖公欲從中國會于鄬是貴禮義為中國之君也諸大夫欲背諸夏與荆楚則是近禽獸為夷狄之民也以中國之君而見弑於夷狄之民豈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也聖人至是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諸侯卒于境内不地鄵鄭邑其曰卒于鄵見其弑而隱之也卒鄭伯逃歸陳侯聖人之旨微而公穀之義精矣存天理抑人欲之意遠矣

案春秋外諸侯弑而書卒者三髡頑也楚子麇也齊侯陽生也胡氏取公穀以髡頑與陽生同

為一例以楚麇為一例張氏亦從之獨趙子皆不取三傳之說而以為髡頑本非見弒其說似有見○又案圍國書大夫自公子貞始陳氏曰楚強甚矣

陳侯逃歸左氏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穀梁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注鄭伯欲從中國而罹其凶禍諸侯莫有討心於是懼而去之背華即夷書逃以抑之　胡氏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戍陳陳令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謀備禦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蠻夷

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案陳自此後直至襄二十七年昭元年宋虢之會始與則以晉楚之分伯故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左氏朝且聽朝聘之數公羊注月者起鄭之會鄭弑陳逃公獨脩禮於大國得自安之道故善録之穀梁疏傳例往月危往也鄭禍陳逃晉不足恃而公往朝危之道也

案左氏疏曰昭三年鄭子大叔云文襄之伯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自襄以後晉德少衰諸侯朝聘無復定準今晉悼復脩伯業更合諸侯故公朝晉而稟其多少如公朝者蓋亦非一晉侯謙不敢在國約束故出外合之又難煩諸侯使大夫聽命故為邢丘之會以命朝聘之

數耳其數蓋亦同文襄也

夏葬鄭僖公公羊賊未討何以書葬為中國諱也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燮轂作濕左氏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注鄭侵蔡欲以求媚於晉既無晉令又無直辭主少與師動而無謀以生國患故貶之稱人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左氏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

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注晉悼以復文襄之業儉而有禮德義可尊故退諸侯大夫以崇之與文二年貶四國卿以尊秦謂之崇德同意季孫蓋從公在晉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

穀梁

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

胡氏

蘇轍曰晉悼脩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於會大夫稱人衆詞也朝聘之節儉而有禮衆之所安也臣則以為大夫稱人貶之也昔周公戒成王以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為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實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正也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

案此條左氏得其事胡氏得其義論其事則不欲煩諸侯者晉侯之美意也論其義則不可委大夫者春秋之深意也左氏所謂尊晉侯者亦不過罪以大夫歒諸侯之義耳張氏曰春秋之法必辨等列以大夫會諸侯未有不人之者所以嚴君臣之分謹上下之交而革伯者茍且之政此說好耳○又案鄭與晉五會止此

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左氏以疆鄫田

秋九月大雩左氏旱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左氏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詩云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

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誰敢執其咎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騑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

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胡氏 齊宣王問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曰有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小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間困強楚之令而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刑政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封境捍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於蔡獲司馬燮無故怒楚所謂不脩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故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焉以為晉楚爭鄭自茲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侵蔡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以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待於境上以待強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案此鄭又從楚之始也至十一年蕭魚始從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左氏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

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

案此與士燮來聘言伐鄭同

九年春宋災

案公羊以為為王者之後記災也穀梁以為故宋也范氏以宋者孔子之先也左氏以為來告故書也左氏得之左氏載宋司城樂喜救災之政如微小屋塗大屋備水器表火道具正徒納郊保庀官司庀刑器出車馬庀武守儆宫敬享之類纎悉備具又載晉侯士弱之問對則其來告必矣

夏季孫宿如晉左氏報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左氏穆姜薨於東宮注成十六年為僑如故徙居東宮

案左氏此條下引穆姜筮隨之言乃易文言之語則知今文言乃古有此文但夫子引以贊易耳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戲鄭地長歷推己亥在十一月十日左氏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

行栗甲戌師于汜令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厎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强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

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子展曰不可注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矣

穀梁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胡氏夫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陳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案此盟在五會之後三駕之前晉方失陳中國之勢未振鄭又侵蔡楚人之詞稍直故士匄告用師諸侯不欲戰則内外之心必皆有疑怠矣盟而書同雖曰同心外楚而其實著其反覆也獨幸五會之信在人心者未忘而荀罃又得善勝之道悼公既歸脩德息民於是有以成三駕

之績焉則此盟乃夷夏盛衰之機括也歟○又案啖子以此盟鄭人不與左氏所載盟辭乃晉鄭二國自相要之言鄭既不服故諸國自同盟耳

楚子伐鄭左氏

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惟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楚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

附録左氏

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武子曰君冠必以祼享

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

左氏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柤楚地

左氏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夏四月戊午會于柤注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

穀梁會又會外之也會吳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穀作傅妘姓國

左氏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諸侯之師久於偪陽偃匄請班師知伯怒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偃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戌辭乃予宋公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注言其因會以滅國非之也

張氏許氏曰晉之威德未能服遠躬率諸侯涉楚會吳而因道用師滅人之國特衆剽利無復伯討則中國之禮義盡矣夫何以昭格荒服甚之故日而志之也

案穀梁曰遂直遂也其曰遂何不以中國從夷狄也注者言繼事之詞不加日時實吳會諸侯

滅偪陽恥以中國之君從夷狄之主故加甲午使若改日諸侯自滅然公羊注亦以為惡諸侯開道强夷滅中國不知何據姑備一說

公至自會

公羊 注深諱若公與上會不與下滅也

穀梁 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中國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汲鄭伯逃歸陳侯致祖之會存中國也注如僖四年侵蔡蔡潰遂伐楚是并焉此年會吳于柤甲午遂滅傅陽是若會與遂異也汲猶引也引而致於善事也

附録

左氏 偪陽之役聊人紇抉縣門以出門者秦堇父上縣布蘇而復上者三堇父生秦丕兹事仲尼

左氏 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

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注殷樂大濩又有桑林者殷本有二樂也皇甫謐又以桑林為大濩別名未知何據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左氏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桐門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衛人追之獲皇耳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案鄭之從楚未嘗不連兵以伐宋一見於宣之元年再見於成之十八年三見於此年四見於

明年

晉師伐秦左氏九年傳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至是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附録左氏楚子之許秦師也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隷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禀焉以為政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

秋莒人伐我東鄙左氏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左氏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己酉師

于牛首

張氏 呂氏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上主會者為之也春秋不改所以示譏言上下之無禮文專以强弱事勢為先後也

案此悼公初駕之師也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騑公作斐

左氏 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產聞盜尸而攻盜於北宮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子孔當國

公羊 注不言其大夫者降從盜故與

盜同文例見文十六年編盜

穀梁

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注兩下相殺不志惡鄭伯不能脩政刑

胡氏

不稱大夫程氏以為失卿職也卿大夫者國也君之陪貳政之本也本强則精神折衝閒有偃息談笑而却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乃至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在其為陪貳乎故削其大夫為當官失職者之鑑也

張氏

鄭之從楚以勞中國皆公子騑之罪也鄭成公卒之初諸大夫欲從晉矣騑以官命未改止之及鄬之役傳公如會以從中國而騑弒之及楚子囊伐鄭子展欲堅守以待晉而騑請從楚以任其咎故騑者從夷之人弒君之賊也而公子發公孫輒惟騑是從惡積而不可掩鄭不能討而盜得殺之所謂上慢下暴而致寇至孔子以為盜之招也此所以不稱殺其大夫也歟

案春秋書盜四始於此此條之說張氏最得之夫子騑之罪豈可以失職蔽之邪不書大夫當

討之賊也不書鄭人不以討賊之義予尉止等也書大夫則疑於衛縶書鄭人則疑於雍廩○又案正義曰凡言其者是其所有也君是臣之君故書弑其君臣是君之臣故書殺其大夫盜者寇賊之名被殺者非盜之所有既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此義甚精但春秋若欲書大夫獨不可依蔡侯申例而書曰盜殺鄭大夫其人乎故不書大夫之說程氏得之而所以不書大夫之說張氏得之

戍鄭虎牢左氏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注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脩其城而置戍鄭服則欲以還鄭故夫子追書係之于鄭以見晉志伐鄭諸侯各受晉命故獨書魯戍而不敘諸侯公羊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

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諸侯既已取之矣曷為係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係之鄭注諸侯本無利虎牢之心欲共以拒楚爾無主有之者故不當坐取邑故反繫之鄭見其意也 穀梁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注二年鄭去楚而從中國故城虎牢不係鄭使與中國無異自爾以來數反覆無從善之意故繫之於鄭決絶而棄外

胡氏

虎牢之地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戍而繫鄭者罪諸侯也曷為責鄭設險所以守國有是險而不能設犧牲玉帛待盟境上使其人民不享土利辛苦墊隘無所底告然後請成故城不繫鄭者責其不能有也曷為罪諸侯夫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中國所以城之者非欲斷荊楚之路為鄭蔽也駐師阨險以逼之爾至是伐而復戍焉猶前志也則可謂以義服之乎故戍而繫鄭者若曰鄭國分地受諸天子非列國所得專所以罪諸侯也聖人既以虎牢還繫於鄭又書楚

公子貞帥師救鄭諸侯之罪益明矣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逼曾荆楚之不若也

案虎牢繫鄭三傳亦不同公羊注與左氏通穀梁說無意義不可從胡氏蓋因下文有楚救鄭之書凡救者善則伐者不善故罪諸侯此義甚精而張氏又曰罪諸侯者責伯主之寡謀前年戍陳不能制楚以保陳又踵前轍而勞諸侯以戍守豈服人之道乎故反繫之鄭以罪之此說亦發明得春秋特書二戍之義陳氏曰不繫之鄭者為天下城之也繫之鄭者為鄭戍之也是故楚丘不繫之衛緣陵不繫之杞梁山沙麓不繫晉皆非一國之辭也邢鄑郚繫之紀彭城繫之宋皆一國之詞也此亦一說所謂為天下城之者豈非何氏所謂欲共距楚者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左氏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

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案陳氏曰書救陳見晉之終失陳書救鄭見楚之終失鄭此雖與例不合然亦足以見晉悼公之編特書晉楚二救之義

附錄左氏周事

左氏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怒而出奔晉侯使士匄平王

室王叔與伯輿訟焉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伯輿之大夫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王叔奔晉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氏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

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注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家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疏如上所分則三家所得各以父兄子弟分為四季氏盡取四分叔孫氏取子弟而以父兄歸公孟氏止取其子弟之半而以三歸公蓋分國民為十二三家得七公得五也役令之丁也邑令賦税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胡氏 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强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耳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則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臣兵皆公室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

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

陳氏

書作三軍志三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鑑也家之分公室也

案此條其制國分民之說左氏得之而正義尤詳胡氏張氏諸家多從之但杜氏以為魯舊二軍今增立中軍為三軍胡氏以為魯本有三軍今不過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故謂之作耳此處小不合然疏又曰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其時必有三軍也僖公復古制亦為三軍蓋自文公以來伯主之令軍多則貢重故自減為二軍耳非是魯衆不滿三軍也若如此說則亦無礙於胡氏之義矣但觀成公作丘甲之後四卿並將則魯未必止二軍也當

從胡氏至於公羊以三軍為三卿而曰古者上
卿下卿上士下士譏其盖司馬作中卿官踰王
制穀梁以為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
非正也其說皆無据趙子已辨之矣不可從舍
中軍見
昭五年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左氏疏不云免牲免牛盖不以其禮免直使歸其本牧而已故不書穀梁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左氏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

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夏子展侵宋注欲以致諸侯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左氏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鄭人懼乃行成注大子光又先至所以序莒上

案此悼公再駕之師也○又案世子光屢以先至而進列悼公一時借以勸諸侯之趨事然莊公之所以易晉者蓋始於此矣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城北鄭地偃師七姓故都公穀作京左氏

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注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

胡氏同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尋復從楚伐宋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而又叛也既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也故亳之盟其載書曰或間茲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雖渝此盟而不顧也噫慢鬼神至於此極而盟猶足恃乎

案悼公四同盟止此正義曰盟告諸神而先稱二司知其是天神也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下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青赤白黑玄黃設

六玉圭璋琥璜璧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天子祀方明禮日月四瀆山川丘陵鄭玄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鑑之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觀正義此言則似亦可以同盟為覲禮之同盟姑存于此○案如胡氏說則此盟為惡其反覆而書同也○又案啖子以戲與亳二盟鄭皆不與故此盟止言十二國蓋鄭未服而諸侯自同盟也以柯陵之盟觀之則杜氏所謂伐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之說不通矣故啖說疑是

公至自伐鄭穀梁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注傳例曰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

案此盟後致伐以先事致與伐楚盟名陵致伐書法同然彼以服楚為大則書致伐者宜也此

則未能服鄭正與柯陵事同而書至異者何也穀梁疏以柯陵為公不周乎伐鄭故以會為大此為楚强諸侯畏之故以伐為大此說亦强通以此為盟後更伐柯陵獨不盟後復伐乎以此為楚强柯陵楚獨不强乎蓋厲公三伐終不能服鄭則只以常例書之此則三駕之後蕭魚序績方以會至故兩書至伐以見兵事之未可息而終書至會以見中國之所以安所謂不一勞者不永逸也歟

楚子鄭伯伐宋左氏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左氏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公羊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胡氏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因而歸焉納斥候禁侵掠遣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而悼公又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而不與楚戰

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陳氏有地會而後伐者矣如會袤伐鄭會召陵侵楚是也未有伐而後地會者地會而後伐未集事之詞也伐而後地會集事之詞也伐鄭會蕭魚序績也

案晉三駕止此八年九合亦止此自襄八年後晉楚爭鄭三年之間晉四興師伐鄭楚輒救之然悼公之服鄭也有道其信義著於諸侯非一日之積此善之可嘉者也鄭之欲從中國亦非一日之積逼於楚之强而未果此不能之可矜者也蓋晉之服鄭鄭之下晉不始於會蕭魚之日其信已在前矣至其會也諸侯以小息中國以小安不以盟誓為信不以威力為武所謂善勝者也故晉之制楚者三文公以力勝厲公以幸勝悼公以善勝其亦庶幾乎召陵之不戰乎

伐楚盟召陵伐鄭會

蕭魚皆序績之文也

公至自會穀梁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注中國喜之故以會致

案厲公三伐終以伐致悼公三伐終以會致春秋之立文精矣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左氏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注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為譏也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蕭魚下穀梁行人者挈國之辭也注行人是張氏許氏曰書楚執良霄傳國之辭命者見楚之力盡於是矣

案經書執行人六此年良霄十八年石買昭八年徵師二十八年叔孫婼定六年樂祁犂七年北宮結穀又曰稱行人怨接於上也啖子曰稱行人以其事執也其說皆通

附錄左氏十三年鄭良霄石㚟猶在楚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祥習則行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焉用之使歸而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冬秦人伐晉左氏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附錄左氏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

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台穀作邰琅邪費縣有台亭

左氏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為公盤

公羊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

穀梁伐國不言圍邑舉重也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遂繼事也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注不足書而書蓋為下事起

胡氏鄆莒邑也遂生事也入者逆詞也惡季孫宿之擅權使公不得有為於其國也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閫外之

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曰此為境外言之也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為也昭公遂定無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

案襄公之編書救邑者二此年救台十五年救成蓋作三軍之後魯益弱矣以區區之邾莒而連年來伐況齊乎然季孫救台遂入鄆而不忌公親救成乃至遇而不敢前君弱臣强又可見矣公羊以圍為取以入鄆為討叛皆非事實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公作士彭左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注謝前年伐鄭之師

秋九月吳子乘卒左氏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注宗廟所出

王之廟即

周廟也

案此傳文則魯大廟之外別有文王廟矣

附録左氏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左氏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案傳書伐而經書侵著楚之無能為也

公如晉左氏朝且拜士鮒之辱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左氏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案左氏告至例桓二年傳曰告於廟也桓十六年傳曰以飲至之禮也此年曰書勞于廟也然則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則不書矣此亦一說姑存之

夏取邿小國任城亢父縣有邿亭公羊作詩左氏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

案此條公羊以為邾邑不係邾諱亟也非是胡氏内取國例已見成六年取鄟不具左氏取例不合

附録左氏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曰滅弗地曰入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也○冬城防左氏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張氏許氏曰鄭役既息魯政有裕則知取郚以為利城防以為安而已矣

案莊二十九年已城防矣今又城之蓋臧武仲始受邑也十七年齊師圍臧孫于防二十四年臧孫自邾如防據防以求後於魯此一防之始末也觀下年會向伐秦齊崔杼皆怠慢不攝悼公既卒齊即先叛則城防其亦為疆事之備歟

附録左氏是年晉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之民是以大和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蠆公羊作囆向鄭地　左氏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由基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注魯使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宫括在會惰慢不攝故貶稱人蓋欲以督率諸侯奬成伯業也吳來在向

諸侯會之故曰會吳　公羊　注月者危刺諸侯委任大夫交會强夷臣日以强三

年之後君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內卿行若贅旒然胡氏則不得不書矣季孫宿以卿為介而不使之免叔老介於宿而不敢避蓋兩失之雖晉人輕其幣而敬其使於君命使人之體豈為得哉陳氏此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也其特書人何傳曰惰也則不親事於會也向之會悼德衰矣退吳人而卒會吳執莒公子而卒會莒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而悼不自將荀偃欒黶一爭而大還是故伐秦之役不書晉侯志晉侯之怠也則諸侯之大夫有不親事於會者矣有伯者之令而大夫不親事悼公為之之也自是會澶淵晉趙武宋向戌不書書鄭良霄於城杷鄭游吉不書書公孫段則君令多不行於大夫矣

案許氏曰四卿帥師自成公始二卿列會自襄公始大夫張也○又案晉之會吳止此自此以

後吳不資於晉晉亦不能致
吳至黄池而兩伯並列矣

附録左氏

晉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冑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我諸戎除翦其荆棘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

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曹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公羊注是後衛侯為强臣所逐溴梁之盟信在大夫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宫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左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宫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説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

余馬首欲東乃歸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於是齊崔杼宋華閲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宫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注能自攝整從子蟜俱濟涇

案秦晉兵爭止此左氏惰攝之義趙子雖不取之然齊宋書人諸傳皆無成説以為未命大夫又不當序衛鄭上觀成二年蜀之盟齊大夫列鄭卿下則此非微者審矣姑從左氏

附録左氏十九年鄭公孫蠆卒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

己未衛侯出奔齊公羊作衛侯衎陸氏例亦從之左氏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

服而朝日旰不名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齊人以郲寄衛侯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

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注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

胡氏

案左氏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而仲尼筆削不因舊史之文者臣而逐君其罪易明也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所以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文所以警乎人君為後世鑑非聖人莫能脩之為此

類也

案凡人君奔例書名罪其失地言非復諸侯也鄭突衛朔燕款蔡朱莒庚輿邾益是也獨衛成公之奔楚不名者歸罪於晉侯衛獻公之奔齊不名者歸功於弟鱄也及其復國則皆書名皆書復歸矣是二公之書法正同也襄陵許氏曰逐君之惡未有若林父者矣鄭厲衛惠猶以禮去者也春秋之季君弱臣强衛獻出奔不名所以抑强臣存大義也此亦通

附録

左氏左氏衛事公使厚成叔弔衛衛大叔儀對之厚孫歸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内或營其外能無歸乎臧紇如齊唁衛侯與之言虐退曰衛侯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説曰衛君必入夫二

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案此年衛侯奔剽立二十年甯殖卒遺命其子喜納衛侯二十五年晉人令衛與之夷儀衛侯入夷儀其冬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二十六年喜弑剽衎復國二十七年殺喜子鮮奔晉

莒人侵我東鄙左氏注報入鄆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左氏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楚子囊還自伐吳卒遺言謂子庚必城郢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閲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

郕人于戚左氏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張氏

前書衛侯之奔此列孫林父於會足見晉為伯主抑君而臣是助具書於策則晉大夫之黨孫林父皐惡具見左氏所載師曠中行偃之言專罪其君情可見矣許氏曰衛人立剽非正也而謀定之正弗勝矣林父在位是以知其謀定剽也

案衛侯出奔而林父會于戚昭公在乾侯而季孫會適歷釋君助臣之禍前後一轍悼公伯業盡喪矣荀偃親弑君之人而以此問之悼公之聰明不逮少年矣齊人之貳豈待假羽毛哉于

戚之會諸傳無文當從張氏許氏

附録左氏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注將昏於齊故也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已亥及向戌盟于

劉左氏宋向戌來聘且尋盟注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張氏許氏曰不盟于國而盟于劉崇向戌故公弱甚矣

劉夏逆王后于齊劉采邑以邑氏左氏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注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官師中士也胡氏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婚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監

之禮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春秋婚姻常事得禮者不書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遇魯地　左氏　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注書至遇公畏齊不敢至成　公羊　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注不言止次者量力不責重民也故與至鄙同文　穀梁　注至遇而齊師已退也　張氏　劉氏曰武備不謹成郛見圍救患當速而復畏避公之所為可知矣

案此齊之弱魯第五役也自鞌戰之後齊兵不至魯者三十餘年則以畏晉之故也於是再見晉悼衰矣三年之間伐魯者六而有同圍之師

○又案陳氏曰自宣之季年內不言君將於是

書公救成而不敢進無惑乎三家之專魯也○又案春秋書至有至鄗至黃至遇至穀義又不同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張氏由不能救成故成郛見壞而城也敵去而城亦已晚矣

案此隨成不服之始事也春秋書齊之圍成者二此年及明年公之圍成者二昭二十六年定十二年始則疆事之無備終則家臣之恃強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丁巳七月一日日月必有誤公羊注是後溴梁信在大夫齊蔡莒吳衛之禍徧滿天下張氏悼公卒政逮大夫之徵也

邾人伐我南鄙左氏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

會

張氏許氏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强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魯自文襄失政大夫益竊國靈齊與邾莒交伐其國不競甚矣是無他故民分於三桓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案悼公立於成十八年凡十六年起四公之衰而復文襄之盛入國之明日逐不臣者七人即位之一月取六官於民譽蓋晉賢侯也李氏曰晉悼公其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伯功之美也齊桓歴變履險以數十年之經營而行事未免過舉晉文老於奔走晚而復國然血氣之虛弱未除悼公之齒淺矣乃能忠厚而不迫堅忍而持重有回顧却慮之謀無輕逞輒快之舉其亦

稍知以道養心歟八年九合則勤於安夏也三分四軍則勤於用民也六卿選德則用人有章也騶御知訓則教士有法也此其所以能得諸侯服鄭而駕楚也使晉以詐力相長未必能服諸侯也悼公先以謙德臨之雞澤之名諸侯曰寡君願與二三兄弟相見以謀不協故十三國相與周旋不令而從無滅譚滅遂執曹執衛之事使晉以盟誓為信未必能得鄭也悼公純以誠心行之鄭子展曰晉君方明必不棄鄭故五會之信終於不盟無逃盟乞盟之煩使晉以戰伐為威未必能駕楚也悼公一以容量處之楚子囊曰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故三駕之烈不交一旅無城濮鄢陵之勞是三者非有君子之資乎然能服諸侯而不能杜大夫用事之漸能得鄭而不掩失陳之責能駕楚而不能蓋誘吳之非夫諸侯盟誓之權非大夫敢干也蕭魚已

後凡三大會荀偃士匄儼然臨之諸侯離合大夫浸分何謹於諸侯而縱於大夫乎陳不可棄猶鄭不可舍也戌陳之役以為有陳非吾事無之而後可鄭雖向晉陳竟歸楚何工於撫鄭而拙於懷陳乎吳不可啓猶楚不可釋也會向之後欲數吳不德以退吳人亦已晚矣楚患雖弭吳憂尤甚何明於治楚而暗於治吳乎不然悼公之伯過桓文矣

附録左氏是年楚公子午為令尹蔿子馮為大司馬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左氏注逾月而葬速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大傅改服脩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注不書高厚逃歸故也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雞澤會重序諸侯今此間無異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

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左氏

公羊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剌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剌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注以旂旒喻者為下所執持東西也不言諸侯之大夫者明所刺者非但會上大夫并徧刺天下之大夫不殊內大夫者欲一其文見惡同也至此所以徧剌之者蕭魚之會服鄭最難諸侯勞倦莫

肯復出而大夫常行三委于臣而君遂失權大夫故得信在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重出地者與三年雞澤大夫盟同義

穀梁

溴梁之會諸侯失政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政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胡氏

牡丘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溴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宜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可也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皆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為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況悼公既沒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

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掩常情忽於未兆而不預謀荀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來世之意也

陳氏曰凡伯在焉而但曰諸侯者無伯也文十五十七君在焉而但曰大夫者無君也是故自文以下則有序言諸侯而不序自襄而下則有序言大夫而不序

案春秋書大夫者皆有所繫盟蘸書齊盟扈書晉猶繫於國也救徐稱諸侯盟袁僑盟宋稱諸侯猶繫於君也獨此盟止書大夫公穀胡氏陳氏皆得之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左氏注邾莒二國數侵魯也穀梁注諸侯不得私相治執之以歸非禮明矣

案經書執諸侯十三惟此書以歸執大夫十四惟意如以歸

齊侯伐我北鄙左氏注齊貳晉故

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公羊注是時溴梁之盟政在臣下其後叛臣二弑君五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左氏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歸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陳氏鄭非

主兵也曷為會鄭伯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春秋之大義夷夏之辨君臣之分而已是故陳非主盟也不以夷狄主中國則書會陳僖十九年鄭非主兵也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書會鄭　張氏許氏曰晉卿主兵而先鄭伯臣不可過君也愚謂許男有從中國之志而大夫沮之足以見一時之俗矣

案士穀主垂隴趙盾主新城而書會宋荀偃主伐許而書會鄭其事一也陳氏許氏得之左氏非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杜氏於此始注郕為孟氏邑　左氏齊圍郕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左氏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

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𠤎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宣公也公穀作瞷宋人伐陳左氏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畀宋也

案經宣十四年書宋師伐陳為晉討貳也此年書宋人伐陳傳不見二國致釁之由而陳自逃歸以後不與於中國之盟會得非亦以晉命乎書伐而不書獲異於鄭人侵蔡之獲燮矣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左氏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詬之曰親

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弁縣東南有桃虛公羊作洮公穀高厚上並有齊字左氏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秋齊侯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逆臧孫鄹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

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左氏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十一月國人逐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臣懼奔陳注臣閱弟臯比閱子

冬邾人伐我南鄙左氏為齊故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左氏白狄始來注未嘗與魯接故曰始公羊白狄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胡氏劉敞曰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不與其朝者懲淫慝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況列國之君乎守藩之臣乎

案不能行朝禮之說公羊及范氏杜氏皆同蓋與介葛盧來義通也而劉氏獨不取之其說曰王者正朔東不及夷狄豈責以行朝禮哉茍焉順其俗而至者其有慕中國之心斯可謂朝矣是則不書朝者非以其不能朝實以彼不當朝魯亦不當受其朝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左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

也注因其為行人執稱行人怨之故書行人以罪晉接於上也

穀梁

張氏

石買以君命聘於晉晉人執之晉能知石買之伐曹為惡矣而未能知孫氏逐君之惡也惡案石買之執有三失焉舍大而治小一也行人非所執二也不歸于京師三也三者有一不得為伯討而況於兼而有之乎

秋齊師伐我北鄙

師穀作侯

左氏

秋齊侯伐我北鄙注不書齊侯齊侯不入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左氏

晉侯伐齊將濟河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帥諸侯以討焉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

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州綽射殖綽縛郭最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中軍克京茲下軍克邿上軍圍盧弗克伐雍門之荻焚雍門及西郭南郭楚申池之竹木焚東郭北郭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注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

公羊

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未圍齊也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為抑齊為其亟伐也或曰為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

穀梁

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亦有病焉非大而足同與諸侯同罪之

也亦病矣 胡氏 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於此書同圍齊何也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橫數伐鄰國觀加兵於魯則可見矣諸侯所共疾惡故同心而圍之也同心圍齊其以伐致何也見齊環無道宜得惡疾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詞也春秋於此有沮橫逆抑强暴之意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後人伐之自作孽不可逭其齊侯環之謂矣尚誰懟哉 陳氏 同圍齊不但晉志也自圍齊之後晉師無君將雖大夫之師出無與於諸夏之義矣 張氏 許氏曰同圍齊言得罪於天下也

案此條為一經之特筆諸傳說皆同獨公穀以為非圍而曰圍其說小異然抑齊之意未嘗不同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左氏 鄭子孔欲去諸

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使告子庚曰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君亦無辱子庚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蔿子馮公子格率鋭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案此蕭魚之後楚兵又至鄭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祝柯今屬濟南郡即督揚齊地柯公羊作阿

左氏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注前年圍齊之諸侯也

陳氏會無王卿士其亦申言諸侯何間有事也

案此以間有事而書諸侯與救許緣陵重丘書法同

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漷水漷水出東北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入泗

左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注邾田在漷水北今更以漷水為界也

穀梁自漷水軋辭也注委曲隨漷水言取邾田之多

張氏前年執邾子以歸以伐魯也邾人宜有所懲戒而伐魯無忌如此伯令之不足以令諸侯可以自反矣不言以

歸釋之也言取邾田則非魯之舊可知異於濟西汶陽之取而恃伯威以强取明矣魯肆强奪邾失漷田而庶其畀我相繼來奔邾自是衰亂矣

案魯取邾田二又見哀二年○案此條致伐之義胡氏最精穀梁曰春秋之義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祝柯之盟何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其意以為晉執邾君魯取邾地若盟後復伐也夫以致伐而證其取邾之罪已為迂矣況上二例亦止可施之亳北蕭魚而他處多不通乎故不可取公羊又以為魯本與邾以漷為竟後漷移入邾界魯隨而有之亦無据之言也

季孫宿如晉左氏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

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

附録左氏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

左氏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且大夫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注為城西郛傳

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左氏荀偃卒而視不可含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瞑受含晉欒魴帥師從衛文子伐齊注不書魴兵并林父

張氏

討強暴之罪而使逐君之大夫戶之何以服人手故特書林父主兵以罪之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環公作瑗○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左氏及穀聞喪而還禮也注禮之常不必待君命詳録所至及還者善之也公羊還者何善詞也大其不伐喪也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注言乃者士匄有難重廢君命之心故見之至穀者來侵齊也言聞者在竟外胡氏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詞古之為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衆矣士匄乃有惻隠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不亦善乎穀梁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為士匄者宜墠帷而歸命乎介則非矣使士匄未出晉竟如是焉可也已至齊地則進退在士匄矣猶欲墠帷而歸命乎介

則非古者命將不從中覆專制境外之意而況喪必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

案穀梁例曰還者事未畢之詞也此說非胡氏已辨之矣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孟獻子○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嘉公作喜

左氏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

胡氏不稱鄭人者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罪之意

附録左氏其年鄭子展當國立子産為卿

冬葬齊靈公莊公光立○城西郛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城武城泰山南左氏城西郛懼齊也齊及晉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左氏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注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結其好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衛地左氏齊成故也疏於經服異則書同盟此齊成而盟不言同者往年齊與晉平盟于大隧已服非於此始服故不言同也張氏許氏曰自文十四年新城之役諸侯參盟則書同同盟云者名生於不足也平公祝柯澶淵之盟不書同此悼公之遺烈也歟

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左氏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注既盟而又伐之非張氏許氏曰祝柯之會既執其君又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譏已甚也且澶淵在彼何以盟為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黃出

奔楚黃公穀作先左氏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公子黃將出奔呼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注二十五年陳殺二慶穀梁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胡氏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此謀國之合於義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燮此何罪矣故稱國而不去其官公子履其母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遠害懼禍而奔從於夷狄書者罪之也

案杜釋例曰凡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此例可施於陳黃秦鍼衛鱄宋辰弟又害兄則去弟

以罪弟身此例可施於鄭段然於通例不甚合又左氏以為罪公子燮不與民同欲者大謬

叔老如齊左氏齊子初聘于齊禮也注齊魯有怨朝聘禮絶今始復通故曰初繼好息民故曰禮

案魯自成公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之後二十四年無交好之事矣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左氏報向戌之聘也注向戌聘在十五年

案魯之報齊邾已甚故聘齊以解仇聘宋以求援耳